

圣胡安 — 联合会议：CSG 和 ICANN 董事会
大西洋标准时间 201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 — 13:30 至 15:00
ICANN61 | 波多黎各圣胡安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如果大家都坐好了，我们将开始。谢谢。

好的。大家下午好，这是 ICANN 董事会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会议。

我们期待今天下午进行一次很好的讨论。董事会已把问题发给 CSG 了，但不知怎的他们好像把它弄丢了。我们将在最后回答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加入你们接下来的议程中。

在我们依次进行自我介绍以便速记员进行记录之前，我想提醒一下，明天早上 9:30 至 10:30 将召开有关 GDPR 的跟进会议，约翰·杰弗里 (John Jeffrey) 将出席这次会议，在这间会议室里回答大家的问题。明早 9:30 至 10:30 在这间会议室里，召开 GDPR 跟进会议，跟进本周早些时候召开的另一次会议。

好的。好了，首先请大家依次进行自我介绍。

史蒂夫 (Steve)，为了便于记录，你可以说下你的名字吗？
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IBIANCO):

当然。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来自企业选区。我的公司是 NetChoice。

克劳迪娅·谢利

(CLAUDIA SELLI):

我是克劳迪娅·谢利，我来自企业选区。我来自 AT&T。

马克·麦克法登

(MARK McFADDEN):

大家下午好。我是马克·麦克法登。我来自 Midwest Internet Connectivity Exchange。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是艾芙丽·多利亚，我来自 ICANN 董事会。

安东尼·哈里斯

(TONY HARRIS):

我是安东尼·哈里斯，来自 ISPCP。我来自阿根廷的阿根廷互联网协会。

托尼·赫尔姆斯

(TONY HOLMES):

我是托尼·赫尔姆斯，我代表 BT。我是 ISP 选区的副主席，我暂时代替我们的主席沃尔夫-乌尔里希·克诺本 (Wolf-Ulrich Knoben) 出席这次会议，很遗憾他不能来。谢谢。

马修·希尔斯:

我是马修·希尔斯，我来自 ICANN 董事会。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我是克里斯·狄思潘，来自 ICANN 董事会。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是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贝基·伯尔

(BECKY BURR):

我是贝基·伯尔，来自 ICANN 董事会。

萨拉·多伊奇

(SARAH DEUTSCH):

我是萨拉·多伊奇，来自 ICANN 董事会。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BRIAN WINTERFELDT): 我是布莱恩·温特费尔特，我是 IPC 总裁。

维姬·谢克勒

(VICKY SHECKLER): 我是来自 IPC 的维姬·谢克勒。

帕特里克·查而利

(PATRICK CHARNLEY): 我是帕特里克·查而利，我来自 IFPI，我是 IPC 成员。

马修·希尔斯:

很好。非常感谢你们。我知道，我们将花大量时间讨论 GDPR。我建议我们直奔主题。

谁将第一个进行介绍 — 抱歉，是的。

托尼·赫尔姆斯: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明一下我们这次会议的组织方式。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一次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与 ICANN 董事会召开会议的机会，我们非常感激。这是我们日程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CSG 内部的多样性意味着，我们会轮流设定议程。

对于这次特定会议，显然 GDPR 问题对所有三个选区都非常重要。

我们划分这次会议的时间的方式稍微有点不同。通常，每个选区有 30 分钟。但考虑到 GDPR 问题的重要性，头 45 分钟我们将作为一个 CSG 团队来进行讨论。

之后，一旦我们结束有关 GDPR 的讨论，每个选区将有 15 分钟来提出他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马修，在你发言之后，史蒂夫·戴尔边科将带领我们开始有关 GDPR 的讨论。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非常感谢，托尼。

我是史蒂夫。

史蒂夫·戴尔边科：

马修和托尼，谢谢。

我想你们中有很多人参加了昨天的会议，关于 GDPR 的跨社群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尝试提出了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对拟定临时模型的很多担忧。我们就不在董事会面前重述了。那没必要。重要的是集中于董事会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法律团队或运营问题。

在过去 24 小时内，我们探讨了四个广泛的主题。

第一个是询问董事会对接下来流程的偏好和认识。

第二个是获取董事会对指导我们和提出认证系统的意见。

第三是让董事会了解模型的选择将会影响社群完成其制定 RDS PDP 的工作。因为，只有平等地激励社群中的每个人作出妥协，才能够继续向前迈进。我们将与你们分享的意见是，我们认为当前拟定的临时模型如果是最终模型的话，那我们将在反对妥协的情况下接受该流程。

最后我们想和你们分享一些有关风险和外面的世界、多边世界的视角的观点，外面的世界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找到另一个机会让 ICANN 把事情搞砸。

今年晚些时候，当联合国和 ITU 召开全权代表大会时，让我们了解一下不好的方面，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做出的其中一些实施决定是否会产生意外的后果，或许甚至是一些预料中的后果。

我想与 ISP 和 IPC 合作继续探讨这四个主题中的每一个。

第一个是流程。今天我问了跃然 (Goran) 有关管理的更多信息。接下来我们将何去何从？在我翻阅 ICANN 章程时，所有这些列在哪一项下？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布扎比，合规部门，即约翰所在的部门发布了合规声明。今天早上我问跃然，ICANN 何时最终确定临时模型，ICANN 会参与最终确定该模型吗？你们会停止对此进行表决吗？会征询公众意见吗？它会被用作注册管理机构协议吗？

上周五贝基·伯尔提醒了我。贝基，或许这要经过基本协议临时政策流程。我们只是想听听你对接下来流程的看法。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了解实际情况，我们需要参与有关该流程的讨论，我们必须多快地参与，具体如何参与。我们欢迎对流程做出回应。

贝基·伯尔：

澄清一下，董事会非常关注并且了解不合规的风险以及 WHOIS 变得支离破碎的风险，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关注。我们在工作坊中花了很多时间进行讨论。

接下来，在这个临时阶段，存在合规问题。同时也存在政策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制定一项符合 GDPR 的 RDS PDP 政策。

今天进行的所有讨论都不会削弱该流程或妨碍做出妥协。

我非常清楚地听到，有关该流程的讨论不应产生不好的影响或阻碍作用。但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基本上我们是有 GDPR 合规义务的。无论该流程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必须遵守。

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要如何推进该流程并遵守 GDPR。

正如跃然所说，ICANN 一直都在积极地与数据保护机构合作，并将在接下来几周继续与他们合作。他们非常明确地说，我们需要你们的指导和意见。如果我们没有获得明确、可实施的指

导，可能会存在重大风险。董事会非常支持这一点，我们真的需要请 DPA 参与讨论。我们需要他们参与，我们需要他们给出可实施的建议。

不管做出什么决定，我们仍然会进行讨论，并接受组织提供的有关相关选项和提议的路径的建议。有很多方面还悬而未决。这会对组织产生影响。

所以董事会必须在 ICANN 法务部的指导下了解会产生什么影响。

据我所知，我们还未做出任何决定。如果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想我会知道。

我在盯着约翰看。

我们还没有获得最终的建议。但我们很渴望听到有关合规机制是什么的意见。

关于目前最关键的事，我认为是鼓励大家，鼓励 DPA 参与，以便让他们了解不参与的后果，并鼓励 GAC 成员直接与 DPA 合作。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贝基。还是我，史蒂夫·戴尔边科。由于董事会考虑该流程的各种选项，推出最终临时模型的机制的选项，我们想知道都有哪些选项以及董事会考虑挑选哪个选项。例如，如果通

过注册管理机构协议挑选临时政策选项，那对注册服务机构来说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临床政策选项？临时政策选项会对某些公共评议期产生影响。它们会影响董事会的批准。现在我们必须讨论所有这些。

但如果能在你们缩小潜在机制的范围后告诉我们，我们将不胜感激。如果能够知道我们如何适当地参与才能确保我们的观点反映在该机制中，我们将感激不尽。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于提出临时模型的机制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提出的。这不是自下而上的社群流程。这是加速的合规声明，之后需要大量的管理、协商和推进。那是我们的流程点，我很欣赏你的回答。

转到有关与 DPA 合作的第二个问题上。跃然建议我们所有人都拥抱 GAC。每次 GAC 看到我们来，他们都跑开了。他们非常讨厌立刻拥抱。那是因为期望 DPA 来满足我们的愿望并提供如何实施认证系统的具体建议是不太现实的。

我们最多希望政府自己讨论它们认证执法部门和政府的方式。但我认为，仅仅等着 DPA 以足够具体的方式作出回复或者与你们或跃然合作对我们来说并不安全。

我们想接受挑战。IPC（有一些顾问同时在 BC 和 IPC 中工作）和 BC 目前正忙于为政府和非政府实体提出认证系统的一些结构。我们预计会在接下来 24 小时内告诉你们相关情况，以便开始实施。但在我们介绍该流程时，我们需要说清楚。我不认

为 GAC 愿意发挥你们邀请他们发挥的那种作用。我不认为 DPA 将在按规定的方式提供指导方面给予帮助。他们可以很好地回应我们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会起作用。但我们想要确保我们按照适当的规定行事。如果我们继续推进认证系统的结构，那我们如何把它加入到该流程中？我们如何确定它得到员工的支持呢，从员工可以对照 RDAP 来评估它的角度看吗？

员工可以通过召开 Adobe 电话会议，让 IPC、BC、ISPCP、缔约方、NCSG 的人参加电话会议并完成工作，以此来提供支持。

这是今天早上在与跃然召开的会议中提出来的。

过去 ICANN 面临危机时，通常会非常迅速和果断地采取行动，并提供社群支持。回想一下 2014 年的移交管理权。在先前的体制下，ICANN 立即站出来提供两大方面的员工支持 — IANA 和问责制。我们能够召开大型的小组会议。但没必要每次都要面对面。召开大型电话会议的员工支持似乎成本相对较少并且具有较多好处，特别是如果它可以在星期一我们回去完成我们自己的工作时把在座的我们聚在一起。

这是就认证系统向 BC、IPC 和 ISPCP 征询更多意见，以便在座的董事会成员可以做出回应，帮助我们完成认证。

贝基·伯尔：

我认为你们非常积极地汇总了一些建议。对此我们当然是欢迎的。我们需要将所有好的想法和有创意的想法提出来讨论。

就我自己而言，我当然希望并鼓励 ICANN 支持这项工作。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不会支持。

目前我们几乎没有更加紧急的事。

我认为，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都可以全部集中在同一件事上。

所以，请拿出你们的结构提案、建议等等。

我一直说，我们希望获得你们的全部最佳想法。我们想获得你们对最有效的机制的看法。你们将更加有激情地利用各项资源来完成认证方面的合法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听到有关这些方面的意见。

史蒂夫·戴尔边科：

跃然刚刚加入了讨论。跃然，我们刚刚问了今天早上 CSG 问你的相同问题，那是法夫里西奥 (Fabricio) 提出的问题。

我们在寻求有关继续对话和讨论的员工支持。

“支持”并不意味着 ICANN 的认可。那是指以前当跨社群工作组必须召开紧急会议和迅速采取行动时所给予的支持。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合理的请求，对于没有更加顺利地获得支持

我们感到十分惊讶。我们讨论的是对员工支持的看法，而不是对观点的支持。

马跃然 (GORAN MARBY): 一直以来我都说，如果你们向我们提供信息，我们会把它传递下去。不是这个问题吗？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是的，不是关于把它传递下去的问题，在那方面你给予了很多帮助。谢谢。实际上，IPC 带头尝试提出一个认证系统。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内进行讨论，一会儿布莱恩将向大家提供更多细节。我问的是继续保持有关该讨论的势头，我们请求是否可以提供员工支持，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召开 Adobe 会议，这样我们可以让更广泛的人参与讨论认证系统的细节。我们希望技术方面的员工支持，这样我们便可以把它加入 RDAP 协议，在两周内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做到，但我认为我们也将需要员工支持。

马跃然: 我问的不是那个具体的问题。你问我的是我是否允许 12 个月 — 12 个人召开会议，我的回答是，召开什么会议由社群或者你们决定。我想我们从未说过不支持任何会议或任何 Adobe 会议室。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或许我们提问的方式错了？布莱恩？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非常感谢。我想感谢董事会今天抽空到这儿来和我们召开会议。我想补充一下史蒂夫提出的有关与第 29 章工作组和 DPA 进行讨论的一些观点。我们听董事会和员工说，要想找到我们问题的答案和推动临时模型甚至是有关认证流程的有用反馈，那就与这些人进行讨论。最初他们要求我们直接与他们交谈。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几条建议应该告诉 GAC 代表，并让他们进行讨论。实际上，在今天早些时候我们与跃然召开会议后，我们与美国 GAC 代表进行了交谈，他们告诉我们实际上他们很难促进这些讨论，并且欧洲 GAC 成员实际上非常不情愿与 DPA 合作。这使我们有点陷入困境。

我们也不太清楚 ICANN 与哪些第 29 章工作组成员或 DPA 直接对话。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显然我们也没有关于 ICANN 与他们之间交流的细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处境有点令人沮丧。所以我们希望获得更多信息，ICANN 是否可以为我们促成一次讨论，因为似乎 GAC 在协助我们时可能会碰壁。

马跃然： 我插一句，我想我明白你的问题。基本上你们想要参与我们与第 29 章工作组的讨论，这很难，因为社群中的很多成员都希望参与进去。或者就透明度而言，我们对你们所说的就是我们

对他们所说的。实际上，在我们将烹饪书发送给 DPA 的同时，我们也把它提供给了你们。那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我明白你的挫败感。我非常明白。我也知道你们推进这项工作有多难。但就第 29 章工作组而言，就你们与在布鲁塞尔进行的游说（原文音译为“lobbyism”）的关系而言，我无法做你们的工作。因为我必须陈述所有的观点。我想我明白你的挫败感。我也明白这个左右为难的处境，因为第 29 章工作组愿意与我们合作来了解全面的情况。但参加第 29 条工作组的 DPA 是个人。所以我认为要与隶属于政府的各个 DPA 合作，我这只想尽量为你们和其他人提供帮助。这是我能获得的最佳途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根据相同的薪酬制度获得薪酬的。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你们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专家，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该制度的其余部分如何运作。我想说你应该利用这项能力。那就是坐在你旁边的史蒂夫。我知道这个是因为他游说过我。

帕特里克·查而利：

谢谢。我可以补充一下有关 DPA 和第 29 条工作组的问题吗？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是，你知道，社群中的每个人都要接触 DPA，也鼓励其自己的 GAC 成员接触其 DPA 并获得他们的观点。我认为有用的一件事是，第 29 章工作组将通过与 ICANN 进行对话来集中完成分析，为的是让我们了解第 29 章工作组获得了有关 WHOIS 的各种使用的什么意见，可能被纳入考虑来权衡针对 GDPR 进行的比例评估。因为我们的确担心

如果该决定是在没有获得有关各种公益使用的信息的情况下做出的，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在暗中做出的。所以提供进一步的透明度可能会非常有用。

贝基·伯尔：

我能回答吗？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在线提供给他们的，包括收集的所有用户案例，你们知道，进行了反复的收集。附录一中还有一个列表。但社群为我们提供的用户案例并未进行过编辑。那是在没有编辑注释的情况下全部传送的。

史蒂夫·戴尔边科：

除此之外，你们知道 IPC 和 BC 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快速地进行全新的阐述，布莱恩把它发送给了 DPA，跃然给了我们一些建议，告诉我们应该发送给哪些具体的人。那是在 2 月 1 日完成的。你们也知道这些情况吗？我们的确把这些信息发送给他们了。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发送，我们将接受你们有关是否需要反复重新发送的任何建议。

马跃然：

关于透明度，我要求社群的每个部分都做同样的事。我不偏袒任何一方。你们知道，布莱恩，我也要求你们这样做。做到尽可能透明对于我和我的团队都非常非常重要。不用怀疑，我知道长久以来可能有人认为我试图在暗地里做事。董事会将会说，我们发送的信息以及我们进行的讨论都是你们知道的。我

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进行任何单方面的对话。就沟通而言，我们可能也犯过错误，但我是好心好意地做这件事的。

我以前是一个监管者。我在欧洲做了七年的监管者。一些人可能会说，我的工作做得很糟糕，另一些人可能会说，我干得不错。但我知道，在 DPA 作出决定之前，根据法律他们必须出去自己进行调查，而不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集发送给他们的数据。他们还必须能够根据他们需要找到的事实来做出判断，不能只是（听不清）等着某个人给他们发送信息。我对欧洲的各个 DPA 都极为尊重。我知道，或者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考虑到了事情的不同方面。你们帮助他们，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我才尝试这么快地（我认为是 ICANN 历史上最快的一次）在我们的网站上公布信函、电子邮件和我们从你们那儿了解到的情况，并向 DPA 社群中想要知道这些信息的任何人提供相关情况。特别要感谢的是，过去几天内我从你们社群中收到了内容完全相同的大约 100 封信。我们一直在努力尽快公布它们，但我们已经公布了。

我们在尝试分享该信息，尽快分享该信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撇开透明度，作为前监管者，我很想知道 DPA 有没有可能以两种具体的方式做出回应。实际上它们会不会说，ICANN，你们拟定的临时模型似乎走得太远了。你们没有必要走那么远，

比如隐藏注册人 ID 或在全球范围内应用或应用于自然人和法人。我们假定我们可以获得肯定的迹象表明该拟定临时模型符合 GDPR，保留确定其实施方式的权利，如果我们认为拟定临时模型走得太远，那将对我们毫无帮助。这是我们所担心的其中一种回应方式。我们想知道，如果我们不把事实摆在 DPA 面前，比如在公共 WHOIS 中公布注册人电子邮箱，我们将如何继续说它走得太远。所以如果问他们这个问题：这是拟定的临时模型 A 和 B，它们是否都符合 GDPR，那可能会非常有用。另外，在你进来之前，我们对 DPA 将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指导我们如何设计认证系统并没有什么信心。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把精力投入在这上面。

马跃然：

谢谢。我无法确定可能性。感谢 DPA 在 WHOIS 问题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我很难判断。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共同利益，在 WHOIS 问题上我们很幸运，在过去六个月内，我们成功地将 WHOIS 加入到欧洲的政治和实践议程中。它的确六个月前就存在了。或者说八个月前就存在了。一些人说，在谈到让人们关注重要的 WHOIS 问题时，我有点过度了。抱歉，我忘了你的最后一个问题。

史蒂夫·戴尔边科： 没关系。你无法回答关于可能性的问题，但我希望在座的董事会成员明白，CSG 认为所选的模型过分符合规定了，我们列出了三个具体的方面，但你们仅仅只关注注册人电子邮箱。

马跃然： 抱歉。

史蒂夫·戴尔边科： 如果不能将它提供给 DPA，你就不能真正的了解我们是否能够把它留在那儿以及它是否符合规定。

马跃然： 抱歉。抱歉。我们采用特定的方式来拟定该模型是因为我们必须提出问题。实际上，我们在烹饪书中阐述了社群还未达成一致的一些事。我们有一个章节说明了未收到回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已经发送了。这就是我们的拟定方式，以便我们可以提出问题。我知道你们在这些事上还未达成一致。这就是我们的拟定方式。

这周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意见和信息，我们说过，我们会将这些意见和信息纳入考虑，并更新烹饪书，以便我们可以发送另一个版本。但我们也希望你们给他们时间开始考虑更广泛的原则。

史蒂夫·戴尔边科： 如果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拟定的模型符合规定，我们会请你们立即继续问一个问题说，感谢你的回复。如果注册人电子邮箱已在公共 WHOIS 中公布，那也符合规定吗？如果他们沿着这些思路考虑，我们会很快获得答复，因为跃然，他们可能没有读完烹饪书中间 30 页详细记录的社群意见，而只是就拟定的模型本身作出回复。

马跃然： 如果他们没有读完文件，我会感到非常惊讶。我会非常惊讶。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对 DPA 是极其尊重的。

托尼·赫尔姆斯： 关于那一点，你真的相信他们会读完所有细节后才提供完整的说明吗？这认为这是关键所在。

马跃然： 我想请在座的 DPA 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回答。但我可以把时间倒回去回答这一个问题吗？八个月前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我们什么都没做，你们可能会更加心烦意乱，因为我们甚至没有讨论过潜在的模型。我们就不会有用户案例。我们就不会有法律分析。我们不会一无所有。我们仍然有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 DPA 进行说明。现在我们向 DPA 提供了尽可能多有关 WHOIS 模型本身的信息，我们也为大家提供

了参与的途径，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比九个月或八个月前好多了。但我们仍在处在相同的两难境地中，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复，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获得 DPA 关于法律生效后的影响的明确指导，那么五月末 WHOIS 将变得支离破碎的风险会非常大。我认为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史蒂夫，我想约翰想要插在你前面发言。谢谢。

约翰·杰弗里：

是的，我确定你们都知道，烹饪书的第一部分是拟定的临时模型，或者说是馅饼模型，第二部分列出了社群对拟定临时模型的各个要素所持有的相互矛盾的观点。具体到在注册人行政和技术背景下，匿名电子邮箱是否应该替代电子邮箱。你说的对，我们采用拟定模型时所使用的方式进行拟定，但我们在发送之前的讨论中以及本文件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提供有关该主题的指导。

史蒂夫·戴尔边科：

是的，约翰。但如果他们回复说是，那足够了，我们就不会知道对“是否有必要”的问题的答复了。所以在你们获得答复说你们的拟定模型足够了的时候，我们将请求你们尽量反问他们

说，是否有必要对注册人电子邮箱进行匿名处理？请提出这个问题并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那对我们很重要。

关于风险，因为在剩下的时间里，可能存在社群流程，即 RDS PDP，无法达成妥协和共识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 GNSO 是由缔约方、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和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组成的。我们是这个流程的 1/4。如果在 PDP 中，我们是明显有兴趣更改临时模型的那四分之一，那我们将无法达成共识。所以，我们希望董事会充分意识到，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希望选择一个缔约方、CSG 和 NCSG 都不满意的临时模型，这样我们所有人才有动机达成妥协。因为你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这作为临时政策来实施，那么最多可以续期一年多。临时模型生效的时间越长，我们将电子邮箱恢复至公共 WHOIS 的可能性就越小。一旦我们走出最终临时模型的大门，这些决定将把我们送上一条依赖性的道路。

我看到克里斯有话要说。

克里斯·狄思潘：

所以希望你确保大家都一样不高兴。我们很擅长这个，我确定我们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将开始与 GNSO 讨论在 PDP 和 GDPR 方面要做什么。这不由我们决定，但我们将要开始讨论，显然你们将会参与的。

我认为这与你所说的模型有点不同，但仍然非常重要。你们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最好的出路是什么。你们是否会停止、改组、重新开始？你们是否会纳入相关意见？如果这样做会不会迷失？所有这些，对我们与你们进行讨论都是很有帮助的。

回到你的观点上，我完全明白你的建议是：一旦走出这一步，就无路可退了。我承认这一点。

马修·希尔斯： 史蒂夫，看一下你说的是第几点。我们还在讨论第三点，对吗？即 —

史蒂夫·戴尔边科： 头 40 到 45 分钟是讨论 GDPR，现在已经 40 分钟了。我看过了。

马修·希尔斯： 好的。我们谈到第四点了吗？没有。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有进行记录。第四点是有关这栋大楼、这个实体之外的观点。你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在几内亚举行的 IGF。你们中有一些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计划今年早些时候举行活动的联合国多边机构。

如果我们的临时解决方案使得我们社群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不高兴 — 我们在昨天我主持的会议上听到 — 如果 DPA 背后支持临时模型的政府对出于网络安全目的限制执法机构、消费者保护机构和商业用户的访问权限非常不满，这对我们没有太多帮助。

所以这种不顺利的状况远远延伸到了 ICANN 之外。过分遵从存在风险，那会使人们今天所拥有的访问权限失效。我知道世界在不断变化，我们知道分级访问即将到来。我们知道。

但如果我们的做法引起了批评家的抨击，今年晚些时候将会陷入困境。我们不希望出现 ICANN 看似搞砸了的情况。你们都知道，ICANN 是全权代表大会和大会等十分喜爱的目标。近几年 ICANN 参加的这些会议减少了。我认为，我们在减少这些目标上做的很不错。但是，我们也不要搞砸了，而增加另一个目标。

贝基·伯尔：

我们由衷地赞成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

史蒂夫·戴尔边科：

这个风险可以平衡先前说到的风险，即五月份发现不合规的风险，ICANN 不合规或其缔约方不合规。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但要平衡风险，就要以我们不必要的方式来过度遵从，这会使访问权限失效，从而给批评家招来话柄。

马修·希尔斯： 有没有人想要补充最后一点？没有？好的。

马跃然： 我将接受你的意见，但我会进行一些更改，因为始终都存在风险。这可能是一个风险。我们可以讨论风险高还是低。

但让我们回到四年前，那时法律刚开始实施，那时你们处于什么情况？那时我们处于什么情况？在讨论平衡隐私权和访问信息的需求时，我们没有相关的政策。我们需要处理的其他方面有哪些？

我担心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并不生活在气泡中。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立法建议。今天早上我分享了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将会提出更多提案，这些提案将能够直接帮助我们制定政策。

我们内部正在努力提出这些提案，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其提供给社群中的你们，而无需采取政治行动，无需干扰政治活动，只需确保我们知道这些建议，因为我回忆了四年前我本应该做的事情。我当时不在这儿，但实际上四五年前我应该了解 GDPR 的影响，不管什么时候，或许在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的会议室里，我们本应该出现在那儿说，在这个政治讨论中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但它将对 WHOIS 系统产生像这样的影响。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某种东西的启发下，在 SWOT 分析下完成这项工作。我希望确保我们避免这些风险，因为这不是唯一一次出现这些风险的时候。谢谢。

苏珊·卡瓦古奇： 我可以 —

马修·希尔斯： 当然，苏珊。请讲。

苏珊·卡瓦古奇： 我是苏珊·卡瓦古奇，我是 BC 的一份子。实际上，五年前，董事会对此很了解。法迪 (Fadi Chehade) 对此很了解，他清楚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清楚地知道 WHOIS 不能以过去的方式维持下去。五年前我们全都知道了。或许 20 年前我们就全都知道了。当然十年前我们也知道。

董事会或法迪启动了 EWG，ICANN 出钱将我们中的 12 或 15 个人与董事会成员克里斯·狄思潘指派到该工作组中说，找间会议室坐下来，弄明白这一点并提出一个报告。我们照做了。

之后我们完成了该报告。接着，董事会启动了 PDP。其中包含很多良好原则。

EWG 报告是否完美？当然不完美。它是否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并详细描述了很多原则，同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型来推进、调整、更改并报告给 DPA？但这些都还没有完成。

我们没有完成五年前开始的工作，因此我们丧失了机会。是的，这被纳入 RDS PDP。作为工作组，我们一直拼命地想要通过它来达成妥协和共识。但还是不够快。必须改变其他东西。

但我知道，跃然，五年前你不在这儿。但那时候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克里斯·狄思潘在那儿，所以...

克里斯·狄思潘：

苏珊，谢谢。我非常高兴你提出这一点，因为一

[掌声]

我将代表我们两个人接受这个掌声，因为我们做得很好。

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一点，因为我已抵挡住提及它的诱惑，因为这真的轮不到我来说。

但我同意。我的意思是，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我永远回不了头了。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这上面。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勇敢的面对，实际上我自己无法泰然面对。但在听到什么都很好只是没有在流程中时还是有一点难过，基本上我们并不在乎。法迪是在流程外启动的，所以它不起作用。

那份专家报告中包含大量有用的信息。我们要非常明确，它可能在流程外，但它是 GNSO 范围内的陈述和 ccNSO 的陈述。有很多人参与。

也就是说，现在木已成舟。我认为，关键是这个。我完全明白可能过度遵从的问题。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为什么会遭到拒绝。

但我只想花一分钟时间做个假设。如果你是对的，我们没有从 DPA 处获得任何建议，那意味着作为 ICANN，我们的责任是采取最合法但风险最低的方法来处理临时解决方案，因为我们要对此负责。

所以，注册服务机构、注册管理机构和 ICANN 最终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说很公平。我们必须考虑风险，我们必须起带头作用，我们必须完成我们认为最保守、风险最低的事情，因为我们打算跟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说，为了防止它变得支离破碎，如果你们这样做，那应该没问题。

我们必须带头说：做 X 这件事（它可以是注册人电子邮箱，也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被接受吗？如果我们的确获得了建议，我完全明白可能需要调整该建议，可能需要再次请求指导。你可能需要回来请求进行解释。我完全明白。我不认为董事会或 ICANN 组织中的任何人会建议你从 DPA 获得指导就完事了。

在我看来，最糟糕的情况是我们获得的建议没人能够理解。我希望我们不会说，我们不打算再问其他问题了。我们会说最终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这是我们要承担的风险。

马修·希尔斯： 谢谢苏珊。谢谢，克里斯。我将把话筒交回给托尼。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可以让它贯穿于整个会议，但我们还有其他问题要解决。

马跃然： 我很快地说一点。在谈到该专家工作组提出的认证模型时，我刚才读了相关结论。我们打算也将这些作为其他替代方案纳入与 DPA 进行的讨论中。可以吗？

马修·希尔斯： 好的，托尼。

托尼·赫尔姆斯： 好的。谢谢。我认为，经过今天的讨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状况比之前好多了。今天我们到这儿来，是希望向董事会表达社群愿意以任何方式帮助推进这项工作并与你们合作来实现它。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也表达了我们可以如何做这件事。

我们社群的特定部分也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担忧。我想现在各方已经非常了解这些担忧是什么。这也有助于我们向前推进。感谢大家对此投入的宝贵时间。

现在我们将切换到与董事会召开会议的传统方式，回到这三个不同的选区中的一些特定问题上。

第一组提问并与大家讨论的是企业选区。我补充一下，每个选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 15 分钟。因为 ISP 将最后发言，它们肯定要准时结束。所以请大家帮忙。

交给克罗地亚了。谢谢。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们 B.C. 将只提出五个问题，其余时间就留给你们了，因为这是你们应得的。

第一，我想提一下预算限制，B.C. 的新主席克劳迪娅·谢利在昨天的公共论坛中说 B.C. 建议削减并节省 100,000 美元。你们在昨天的公共论坛中都听到了。现在我不再回忆了。我将回到议程中的一点上。即你们列表上的第二点。关于结构性审核，董事会进行的七次 AC 和 SO 结构性审核，在明年的下一次 GNSO 审核时，我们有把握你们会为该审核制定符合章程规定的审核范围，并允许 GNSO 就此发表意见。该审核将着眼于 GNSO，说：GNSO 是否有继续存续的必要？我想是的。那么

它是一个有效的组织吗？是否需要更改结构和运营来提高其效率？要提高其效率吗？

这些都是 14 年来一直存在于章程中的规定，说看一下 GNSO，是否更改其结构或运营就可以提高其效率。

我恐怕我们 GNSO 中的很多人都认为，在我们的主要目标方面，我们并不是那么有效：即通过 PDP 流程制定政策。星期六，我们参加了由 GNSO 理事会主席主持的整场会议。希瑟 (Heather) 提出了如此多内部意见和员工意见来证明 PDP 流程运作不佳。这是效率问题。在你们公布这次研究的 RFP 时，我们将请求进行广泛的讨论，找到一位有能力评估效率的专家，来考虑流程和结构，因为这两方面都有必要进行评估。

在预算紧缩的情况下，我意识到 SSAC 审核是相对便宜的了。我不认为这将会有那么便宜。GNSO 结构性审核的预算可能来自 ICANN 98% 的收益，该审核值得找一位了解相关情况的专家，让他自由地评估流程和范围，以便提出更好的建议。

关于这个主题，我们要说的只有这么多。我很乐意听到大家的回复，或者有请下一位。

马修·希尔斯：

艾芙丽，有请。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我是艾芙丽。我认为这完全在 OEC 的掌控中，该小组要与 GNSO、所有三个选区和利益相关方团体广泛地讨论需要做什么，然后找到一位有能力的人在该范围内工作。

发言人（姓名不详）： 我可以 — 抱歉。

克里斯·狄思潘： 史蒂夫，跃然想要从总体上谈谈预算，但我想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在所有这些会议中，如果我进行调查说，“有谁认为 GNSO 已经名存实亡了”，每个人都同意 GNSO — 我的意思是，你们可能不同意这个词，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对吗？

你们为什么认为必须依赖独立审核？为什么不能启动你们自己的 GNSO PDP？如果 PDP 的所有部分或大部分都认为需要改革，那么在改革 GNSO 上你们为什么不能启动自己的 PDP？ccNSO 就是这样做的。ccNSO 实施了更改其规则的 PDP。我承认，你们的情况非常复杂。但不能使用你们自己的政策制定流程的原因是什么？

史蒂夫·戴尔边科： 我注意到，星期六希瑟和委员会开始的流程感觉跟这个很像。那是确定 PDP 流程的问题报告会议。我知道。

但请记住，最后一次重要的结构性审核是在 2009 年，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那样做了，但在 2009 年，董事会接受了一份报告，显著改变了 GNSO 内部的表决权和结构。我们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冲击，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意识到，改进流程应该从内部开始。所以我们将从两方面来做。

托尼·赫尔姆斯： 谢谢。我想补充一下，2009 年，接受该结构的同时也提出了一项承诺，该承诺可以在两年后进行审核。但这从未发生过。

马跃然： 现在董事会的人要睡着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听说我同一件事多少次了。但我和董事会说过，这个讨论很重要，即使我们对这些消息感到厌烦，我们还是必须以同样的措辞将同样的消息重复告诉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不希望错过任何东西，这是关于预算的。

是的，克里斯，你可以去睡觉了。我能听到你说话。

事实上，我一直在和你们大家分享的一点是，我们考虑缩减预算 — 注入 ICANN 的资金。这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它使得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必须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考虑优先重点。

我负责抛出第一块石头，那只是我们进行社群对话的流程的开始。在预算对话中，我们收到了来自社群的差不多 150 条不同的意见，然后将这些意见反馈给董事会、再反馈给组织、再反馈给董事会，最终由赋权社群批准。

但情况是这样的。本周发生了几件非常有趣的事。我想做一些说明。我们讨论到人员，比如削减并不均衡。我想指出，关于差旅补助，我们将给社群的差旅补助增加了大约 12%，同时将组织的差旅补助减少大约 12%。我们将组织的预算成本削减了大约 850 万美元，大约为 6.5%。由于资金减少了，今年我们提出了节约计划，但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会议室才这么冷，今年我们已经减少了大约 800 万。

但大的问题是不同的。总预算的 80% — 85% 是固定的。这是政策的结果。这是社群、董事会或组织所决定的，很难改变。

我们从章程的第 40 页看到第 350 页。2019 财年是管理权移交后我们采纳的费用全面生效的第一年，所有新的合规问题也随之而来。

但我们没有很好的流程来讨论大约 80-85% 的预算。实际上本周我们开始了该讨论。我们谈到了审核。明年的问责制审核将在预算中增加 700,000 美元，我们已经进行了八次审核。

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其中一个是我们花在审核上的时间是很长的，我们打算每两三年进行一到两次审核。所以这是不平衡的。

在我们进行的所有讨论中，我们意识到或许是时候由某个人再次丢出第一块石头，开始讨论调整审核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讨论了会议的时长。在我们召开会议时我们有效率吗？会议轮转呢？我只是在传递人们告诉我的信息。这样的对话很难开始，但这周你们做得很好，实际上已经开始讨论了。对此我不作评判，但接下来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很多事情。

因为重要的不是 10-15%。这也是人们问我为什么在那儿削减 10,000 美元和在那儿削减 10,000 美元的原因。我们也需要讨论大约 80-85% 的预算，因为有人说，自从做出其中一些决定以来，世界已经改变了。

谢谢。

马修·希尔斯：

大家对 GDPR 审核还有其他意见吗？

托尼，交给你了。

托尼·赫尔姆斯：

好的。谢谢。我们现在将把发言权交给知识产权选区。

布莱恩，你们有 15 分钟。谢谢。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非常感谢托尼。IPC 已选择使用这 15 分钟来讨论大家最喜欢的话题：GDPR。你是怎么知道的，克里斯？我以为我们会让董事会大吃一惊。

我们想要感谢给我们机会就烤饼发表意见。我们仍在消化烹饪书，并且想要提出几个简短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有限，大家的日程表都非常紧凑，对此我表示尊重。

我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批量汇总数据访问，我知道我们已经与缔约方机构的一些领导进行了讨论。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访问全部 WHOIS 数据的端口 43 已经失效了。我们在发表意见时说，实际上该数据在网络安全领域和企业中有很重要的用途，它可以保证用户平台的安全性并用于追踪不法分子。如果无法汇总并关联该数据，那项工作就会停止。

所以我们希望了解董事会的看法。我们知道临时模型中并未提及这个，我们想要知道目前的情况、进行认证意味着什么、你们访问了多少数据以及那项工作是否能够继续？

马修·希尔斯： 约翰，你可以回答吗？谢谢。

约翰·杰弗里：

当然。我认为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待确定，部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非公共版 WHOIS 如何实施以及访问权限是什么样子。

在先前促成烤饼模型的对话中，我们对术语“批量 WHOIS”表示担心，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新信息。按照我们的理解，批量 WHOIS 并未在 ICANN 协议下记载或作出规定，我想知道有没有人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的理解是它是用于端口 43 或其他地方的单一查询的，然后由第三方收集到数据库中并作为服务提供。

这并未在 ICANN 协议中做出规定，但它使目前所有 WHOIS 都是公开的情况与未来有一部分将作为非公共 WHOIS 放到防火墙后的情况产生了有趣的差异。

这周我们已经做出决定，我们肯定会将此作为社群内部的第六个分歧点，说明存在这个差异。在新模型下，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会使用分层或分级访问，这将改变有访问数据的合法目的、先前能够访问该数据的各方的访问方式。所以我们将带着这个问题与 DPA 进行讨论。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谢谢，是的，这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赞同并关注这一点。我们有一个供应商，它有 500 个企业客户（包括政府）依

赖于这项工作，FBI 等机构也依赖这种类型的工作。所以继续这项工作至关重要，我们赞同对这方面的关注。

我们谈到的另一个相关点是认证是什么样子的，把数据放在防火墙后意味着什么。在我们与缔约方机构进行的讨论中，他们指出可能会出现更加有限的认证，这与我们从 ICANN 员工那里听说的一旦获得认证就可以访问所有数据的情况相反。所以可能会逐个查询域名，他们甚至提到可能必须在特定域名下逐个查询数据段。显然我们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只想将其作为一个分歧指出，我们认为这很重要。显然它涉及批量 WHOIS 问题，但也涉及我们在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正常日常工作。

约翰·杰弗里：

关于这一点我还想说明的是，一直以来我们的态度都是你们将可以访问全部记录。在你们向我们提出之前我们并没有听说过这个问题，可能你们在其他讨论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方法。我们假设一旦将数据放到防火墙后，你就可以按照与之前相似的方式进行访问，而不是可能会对查询逐个进行限制。实际上，今天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如果将数据放在防火墙后，显然你们是经过认证的授权方可以使用该信息，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像目前存在那样的限制呢？我们认为这个话题与此非常相关。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非常感谢。很高兴听到我们在这点上达成了一致。这很棒。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想把发言权交给我们尊敬的 IPC 副总裁维姬·谢克勒提出下一个问题。

谢谢。

维姬·谢克勒： 谢谢。

我们想问董事会的另一个问题是，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一旦确定临时模型，ICANN 将如何监控和强制执行遵守模型，你们对此的看法和期望是什么。

谢谢。

约翰·杰弗里： 本周董事会讨论了在该模型下可能促进合规的多种方式。史蒂夫提到了当前协议下的临时规范，其中规定需要采纳出现的政策。我们可以将它作为拟定的可能路径来考虑。

其他讨论围绕合同豁免是否起作用进行。我们知道合同豁免可能导致出现相关的问题，因为起点是当前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签订的协议，而在该协议中，每个人几乎都同意公布完整的 WHOIS 不需要遵守 GDPR。

董事会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接下来的阶段时，他们将会继续讨论。但我们认为，临时规范是一种可以实施的方式。

另外，跃然可能想要谈一下这一点，但杰米·赫德伦 (Jamie Hedlund) 在 ICANN 内部召集了一个工作组，讨论我们如何通过这样的措施来确保合规，以及将会如何着手处理。

马跃然：

是的，确实如此。我是说，是的。

该模型主要是为了让 ICANN 组织合规而提出的，在我们执行合同时我们将以相同的方式使用。当然我们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我们可以根据该模型来执行我们的合同。

我不认为该工作组在该重要性方面的意见不一，那也是我们从实际层面考虑我们该怎么做的原因。当然，董事会也参与了讨论，如果我们提出了一个模型但没有人遵从它，那将不是下一步推进 GDPR 的一个很好的方案。

谢林·查拉比：

稍微补充一下约翰·杰弗里 (J.J.) 所说的，董事会一直将临时模型视为合规问题，并将这些职责委派给首席执行官。但我们非常关注这一点，他一直在向我们提供最新信息，我们非常支持首席执行官为此所做的一切事情。

就实施或者是否为暂行规范而论，这需要董事会做出决定。现在还不是时候。本周我们进行了讨论，考虑了多种替代方案，但显然我们在等待 DPA 的回复。接着，我们将根据该回复提出多种选择，然后我们将必须相应地做出决定。

维姬·谢克勒：

谢谢你的回答。根据你刚才所说，听起来好像你们至少已经找到了做出该决定的初步路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最后期限吗？

谢林·查拉比：

我想最后期限取决于 DPA 何时回复我们，对吗？什么？这个月底吗？这是你们所期望的？

约翰·杰弗里：

是的。我们就我们刚刚提交的模型与 DPA 进行了讨论，预计它们将在 3 月 26 日那周回复。虽然史蒂夫担心我们可能不会获得建议，但我们希望我们将获得大量信息，以允许我们在那时推进一个模型和一项计划，或者我们将清楚地知道哪些问题仍待解决。

接着，我们将有一个模型可以选择，以便开始执行或推进临时规范。在我们知道它们将会说什么之前，我们在挑选临时规范上可能存在一些障碍。

顺便说一下，特里莎 (Theresa) 希望我提醒你们，今天 4:45 分我们也将 在你们工作组讨论这些主题。

维姬·谢克勒：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对我们很重要。我们非常赞同。

IPC 还有人要提问吗 — 抱歉。

布莱恩·温特费尔特： 我将提出下一个问题，但我也欢迎任何其他 IPC 成员到麦克风前发言和提问。但在我们等待时，我想快速地问一下 ICANN 组织有关访问 WHOIS 数据的问题。我知道那项工作可能是在 SSAC 层面完成的，你们需要访问该数据可能还有其他内部原因。我没看到临时模型中提到这个。我想知道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马跃然： 我先开始，之后戴维将继续。

是的，我们有一个内部项目，其目的是更多的了解域名市场如何运作，本周我们将会有一个介绍，届时我们将提供更多信息。确切的说，我们所访问的数据与其他人访问的数据相同。不多也不少。

如果有一个认证模型，作为组织，我们也必须遵守该模型。

我们与其他组织一样，即想要访问数据的非警察机关。如果想要推进该项目，我们也会有这个问题。

戴维，不知道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戴维·康纳德：

当然。目前我们的主要项目是 DAAR 项目 — 抱歉 — 它关注 WHOIS 数据。DAAR 项目目前关注的 WHOIS 中的唯一信息是注册服务机构信息，至少在理论上不是 PII，因此，可被视为安全访问或分层访问之外的公共数据部分。至少在我们工作组，即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我们一直在讨论可能考虑关联 WHOIS 数据中的信息的其他研究项目 — 谢谢。是的，我是一个鼻病毒携带者。请离我远一点。

但正如跃然所说，我们获得任何访问权限的机制与任何其他获得访问权限的机制相同。

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必须申请认证，可能也要以安全模式访问。

马修·希尔斯：

很好。谢谢戴维。

还有其他问题吗 — 哦，好的。请介绍一下自己。谢谢。

马尔茨·特拉赫滕贝格

(MARC TRACHTENBERG): 我是马尔茨·特拉赫滕贝格，IPC 成员。跃然今天多次说到 — 贝基也说到 — 我们应该与 DPA 交谈，特别是就认证流程，而且还应涉及临时模型的其他方面。

我只是想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欧盟外的公司，我们有 27 个国家 DPA。它们应该和哪个 DPA 交谈？和多少个 DPA 交谈？一个够吗？5 个、10 个、还是所有 27 个？是否必须与更低一级的一千个 DPA 交谈？我们需要收到 DPA 的信函吗？如果 DPA 不同意怎么办？我只是想了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告诉你们 DPA 说了什么吗？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呢？与 DPA 交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马跃然：

我知道你们有一位专家，我不想教你们如何游说和与监管者打交道，基本上这些是这个小组所擅长的事。在座的有些人非常内行，他们知道如何去做。

我的工作是，通过第 29 章工作组告诉 DPA 一直以来你们所说的事情。你们知道，我一直在这样做。

但让我主动承担你们如何去做的责任，对我来说很难。你们这里有人知道如何做并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谢谢。

马尔茨·特拉赫滕贝格： 澄清一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假定我们确定了如何与这些监管者交谈，我们可以交付什么样的最终成果才足以让你们更改临时模型？

马跃然： 如果你认为他们没有该信息，重要的是找到向他们提供该信息的渠道。

接着，他们将扮演第 29 章工作组的角色。他们将完成其工作，并权衡他们拥有的信息。他们会将信息提供给我们所有人。

他们不会向我提供信息。他们会将该信息提供给我们所有人。

基本上，你们所做的事与我们所做的事是一样的。我们向他们提供信息供其考虑。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要求你们做这件事很长时间了。

马尔茨·特拉赫滕贝格： 但是，我再说一次，我们要向你们交回什么才足以改变该模型？

马跃然： 如果你们想要得到 DPA 的直接回复，只需把问题给我们。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我意识到，我们这一部分的 15 分钟时间已经用完了。托尼，你看我们是转到下一部分还是再回答一个问题。

托尼·赫尔姆斯： 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回答一个问题了。我确定，大家都知道 CSG 选区应该正常的竞争向董事会提问的时间。我认为是时候轮到下一选区了。我很抱歉，保罗 (Paul)。

保罗·麦克格雷迪
(PAUL McGRADY): 三十秒。

托尼·赫尔姆斯： 我说明一下，我们现在不会回答你的问题。我将请求董事会之后做出回复，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不能超过 30 秒。

保罗·麦克格雷迪： 这是一个关于视角的问题。当品牌社群离开这里时，我们必须回去解释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一个解决缔约方合规需求的临时模型。我们没有临时模型来解决访问 WHOIS 以对抗网络安全问题、网络钓鱼和欺诈的品牌需求。

每个人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挫败感。我们的模型只解决一个问题。该模型根本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应该去找 GAC。

当我们回来时，我们想要带回些什么。我们想说我们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在第一轮的弹跳和碰撞后，ICANN 继续重建其可信度。

但最终，我们真的需要像对待缔约方问题那样认真地对待这一部分。谢谢。

马跃然：

我可以发表意见吗？我认为或许缔约方的观点与你完全相同。

我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担忧，因此他们一样不开心。谢谢。

马修·希尔斯：

托尼，有请。

托尼·赫尔姆斯：

好的。我确定大家会很失望，因为我们 ISP 不打算讨论 GDPR。

我们选区的全称是 ISP 和连接提供商选区。当然，我们对互联网的技术方面很感兴趣。

最终用户对我们也有一个期望，他们委托我们确保互联网本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目前 ICANN 面临的其中一个挑战是 KSK 轮转问题。我很高兴看到戴维在这里。因为我想他也对该问题有一些兴趣。

当然，这是一个 ISP 社群积极地与 ICANN 员工（其中一些是戴维的支持者）合作推进的问题。好的，我介绍完了，我将交给马克·麦克法登给我们进一步谈一下。谢谢马克。

马克·麦克法登：

谢谢托尼。我也很高兴戴维在这儿。我只间隔我几个座位。

董事会，首先我将花几分钟时间回顾一下密匙轮转对 ISP 产生的一些影响。

这真的与以往我们所讨论的内部不同。

接着我想把它提到董事会层面，谈谈轮转延迟的一些影响，我们认为董事会应该知道这些。

最后我将提出两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董事会非常清楚首席技术官办公室就 KSK 轮转所做的所有工作以及夏天和秋天进行的并导致初步延迟研究。戴维的办公室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是接触 ISP 社群，问我们是否能够提供帮助。ISP 选区对提供帮助非常感兴趣。因为如果出了问题，我们的电话就会响起。

我们社群部分设置了帮助台。如果进行轮转并且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我们社群部分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我可以向你们报告的其中一件事是，首席技术官办公室与 ISP 社群已经展开了协作。我非常感激 — 我想我可以代表 ISP 选区中的每个人说，我们非常感激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接触我们。

董事会知道，首席技术官办公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导致了初步的延迟。

ISP 选区支持该延迟。我们认为，延迟的理由很充分。我们认为进行进一步研究也是有根据的，首席技术官命令进行进一步研究是一项很棒的决定。

董事会也知道，2 月 1 日，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提交了一个简短的提案，提议结束轮转延迟并在今年十月份继续进行新的密匙轮转。

在这里，我将提出 ISP 选区的第一个意见。因为在首席技术官办公室的提案中，他们仔细考虑的其中一件事是，在他们第二次进行的研究过程中 — 这确实是首席技术官办公室外部的尽职调查 — 他们仍然无法说出密匙轮转的影响会是什么。他们无法说出密匙轮转后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仔细考虑的其中一件事是，在不知道密匙轮转导致的问题大小的情况下，提案就说推进，是时候推进了。

我们想知道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在我们仍然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的现在？

在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提供以征询公众意见的简短文档中，他们讨论了进行的研究。我们真的没有发现很多新的内容。我们真的不知道问题的范围。我们不知道进行轮转时会发生什么，但让我们执行吧。

这就是提案有问题的地方。提案的第二部分很吸引人，其中给技术社群的建议是，进行的研究并未确定可以停止轮转的阈值。

什么因素可以阻止我们进行该轮转？我们没有数字。没有衡量标准，对吗？

所以实际情况是，没有数字告诉你可以停止轮转，也没有数字告诉你开始进行轮转。对吧？老实说，这些都是来自 ISP 社群的意见，应该归为公众意见。这就是将会发生的情况。这完全没有问题。作为 ISP 社群，我们怀疑是否应该进行轮转，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数据来证明中断可能会有多大。造成的中断可能非常小。可能会造成企业中断。如果解析器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配置错误，可能会出现较大中断。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首席技术官办公室雇佣了 ISP 社群信任的非常公正的人来研究和考虑该数据。

但是，我要告诉董事会的是，ISP 社群是这样一个社群，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的电话就会响起，ISP 社群正在考虑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提供给我们的小文件，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任何可以激发我们迅速推进的动机。

这些都是与 2 月 1 日的轮转提案有关的事情。

我想请董事会注意一下更高层面的问题。这些是由首席技术官办公室进行的研究所产生的问题。我想问董事会两件事。因为戴维在这儿，我也想问问他。

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命令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研究。进行很多研究。因为最初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导致了初步延迟。

随后的研究是为了尝试确定问题的范围有多广。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我们仍然不知道。

在研究过程中，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是收集大量数据。

基本上，作为一个原则，ICANN 收集数据后应该提供给社群。

让我非常简洁的说一下。在 ICANN 收集数据时，在其他方面不存在合同义务，该数据应该提供给社群。

首席技术官办公室进行这种研究时，不应只是鼓励 — 而应该要求他们公开该数据，以便其他研究人员可以看一看。这样，ISP 社群、连接社群、IXP 社群就可以看一看该数据。这是超出首席技术官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原则。如果你们在大厅里碰到我，你们会听到我一直说这个。当 ICANN 出于自己的目的或

由于其在基本业务中所做的工作而收集收据时，该数据是整个社群的，而不仅仅是 ICANN 的。

因此，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ISP 社群坚信，因查看全球范围内的解析器状态而收集的研究数据应该提供给社群，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基本原则。这是董事会层面的原则，而不仅仅是戴维的办公室的原则。总之，那是社群的。这是收集的所有数据。我们认识到存在敏感性。我们认识到存在法律敏感性、合同敏感性等等。

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件事是 — 这是要问董事会的第二个问题。除了数据可用性外，首席技术官办公室还公布了重启密匙轮转的计划。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是我们看到，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提出了更多重要的举措。

我们希望看到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采取措施，通过公众意见流程使更多的举措获得更多的公众监督和透明度。

我就说到这里。两件事：第一，公共访问密匙数据。第二，使首席技术官办公室提出的有意义的举措获得更多公众透明度。谢谢。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你们。

跃然和戴维，你们有三分钟时间。谢谢。

马跃然：

关于你提出的有关 KSK 的第一点，这不是要打破互联网，我们对 GDPR 没有问题 — 我们越来越多地讨论的其中一件事 — 我是在传达戴维的信息，因为他失声了 — 是无法知道实际上最初使用服务的是谁。

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需要与 SSAC 和 RSSAC 以及我们社群的所有技术部分讨论的，真正的讨论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开始的 — 如果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改善他们之间的互动，我们就会知道是谁在使用这项服务。

所以，我们避免了由 KSK 产生的问题。

另一方面，你们知道我们目前的流程是一年前开始的，称为 ODI，即开放数据倡议。当然，你们已经读过首席技术官给董事会的报告。

董事会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在头六个月内 ODI 流程中获得第一个实质性成果。

但我在我们获得大量信息之前就说过这个了。我们没有策略。我们正在构建策略。接着我们会提供 IPI。因为你说得对。公布信息并不是因为其他法律原因。之前我们做的不是很好。我承认。就某个项目而言，如果我们进行公布，没有人会找到它，因为没有人可以在 icann.org 上找到任何信息。同时，你

们也正在构建文件管理系统，这实际上也为你们找到相关信息提供了可能性。

你们寻找的其中一些信息实际上已经公布了。只是我们将其很好地隐藏在 ICANN 的大衣柜 — ICANN 组织的网站中了。

戴维。

戴维·康纳德：

好的。我很感谢给我发言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一下马尔茨提出的 KSK 轮转问题的一些细节。

我们面临的情况，实际上对 ICANN 来说很复杂。

由于九月份推迟 KSK 轮转，基本上我们向技术社群提出了 KSK 轮转电子邮件清单参与者所陈述的问题，即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是否应该轮转？该特定沟通渠道（即开放电子邮件清单，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它仍然是开放的，我仍然鼓励大家加入该电子邮件清单）达成的共识是，我们从所谓的 RFC 81.45 实施中获得的数据实际上并未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因为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是因为解析器的配置（而不是用户可能体验的配置）而导致我们应该轮转密匙。去年八月份我们收到的数据显示，5-8% 的解析器被配置错误。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发现，实际上该实施工作所依据的标准直到四月份才获得批准。第一次实施直到八月份才进行。九月份，当我

们开始获得该数据时，实际上非常令人震惊，人们可以实施得这么快。

今天，看一下数据，现在有 20-25% 的解析器都配置错误了。这是我们在 research@icann.org 网站上公布的数据。

通过查看 L 根数据，我们绘制了我们收到的当前数据的图表。

产生的影响令人困惑。与任何时候 icann.org 感到困惑一样，我们会求助于社群，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有关如何推进的意见。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 KSK 轮转电子邮件清单收到的以及被纳入 2 月 1 日公布的计划草案中的意见，均表明我们收到的数据并未向我们提供充分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决定是否应继续推迟 KSK 轮转。事实上，我们应该尽快推进，同时继续加速向世界宣布我们将会进行 KSK 轮转。

技术社群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推进 KSK 轮转的原因或其中一个原因是 DNSSEC 因为推迟而名誉受损。实际上，APNIC 的杰夫·休斯顿 (Geoff Huston) 在 CircleID 上发表了一篇博文，其中指明 DNSSEC 部署实际上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有所减少，特别是在推迟 KSK 轮转的前后。

从 16% 的解析减少到现在的 13%。这使得至少一部分技术社群认为继续推迟 KSK 轮转将会损害部署 DNSSEC 的利益，至少到目前为止参与提供意见的人认为这是负面结果。

我们强烈建议更多社群成员通过计划草案的公众意见流程提供意见，提供更广泛的意见基础以便我们可以适当修改计划。2018 年 10 月 11 日，这个日期显然是暂定的。这是基于社群的意见以及董事会在 SSAC 和 RSSAC 以及你能想到的几乎所有人审核后最终批准的。

关于 —

克里斯·狄思潘： 抱歉。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五分钟了，我们需要结束了。

戴维·康纳德： 当然。

马修·希尔斯： 谢谢。托尼，你来做最后的发言吧。

托尼·赫尔姆斯： 感谢董事会、戴维和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当然这始终是一项特权和我们会议的非常重要部分，所以谢谢大家。还有你，马修。

马修·希尔斯： 跃然。

马跃然： 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大家参加今天早上的会议。和往常一样，那是开放和坦诚的讨论，我希望再次被邀请继续进行讨论。非常感谢你们。

马修·希尔斯： 并且 —

托尼·赫尔姆斯： 肯定会的。谢谢。

马修·希尔斯： 抱歉无法讨论最后两个问题。我们将会回复这些问题，非常感谢。

[会议记录结束]